

厚积落叶听雨声

□琦焱

风吹万物。风也催万物。风是什么？这问题好像很笨很傻很可笑，因为太简单，可是却一时难以找到一个具体的答案。就像有人问时间是什么，张口要说，却又不得不停住，难以表达得全面。它们都是一样无形又有形，无声又有声。也许可以说风是时间，时间像风。

苹果、海棠果、红枣、柿子、梨…在一场场风里走向甜蜜华丽，有诗人用“果华”来形容秋天的大地，很精妙恰当。而华丽的不止是果，还有树上的叶子，世上的万树千叶在一场场风里迎来生命的绚丽。浅黄、金黄、明黄、橘黄，秋绿、秋香，浅红、大红、深红、橘红、胭脂红，浅褐、灰褐、深褐，有的叶子更是几种颜色的叠加重组，让人

惊叹而无法形容。

人间秋色美如画卷，是风挥着时光之笔墨耐心泼洒，而千树万树的繁复绚丽是最重要的工笔细描。风用心用力成就叶子的光华灿烂，风也让叶子拥有了短暂的绚美之后洒然凋零。

如果一个人坐在午后的院子里，或坐在静寂的园子里，听秋风在树叶间穿梭回旋，就如同自然的妙手在弹奏乐曲，时而低沉浑厚，时而明亮舒缓，时而磅礴雍容……仿佛在聆听一场特别的音乐会，心会很静。

而一些绚丽的叶子在乐声之美里会选择离开枝头，如蝶般缓缓起舞，姿态优美从容，神情平静潇洒，慢慢地落于地面，静静地成为大地上的一部分。

叶子的凋落，固然是最普遍的自然现象，但不会像花的凋落一样给人伤感。大概花的绚烂，总让人想到青春韶

华的老去和无奈。且花朵之美，美在轻盈，也给人脆弱之感。而叶子就皮实得多了，它们一路走来，经风沐雨，大多数时刻都是默默无闻作为陪衬的角色，直到秋天，才迎来了生命的精彩和辉煌。或者，可以说叶子的绚烂，是生命的自然而然，是水到渠成的深邃之美。

望着秋天斑斓飞舞的叶子，宛若是对自己曾踏实走过的一程程光阴，那些默默的努力，那些纷繁的往事，那些喜悦，那些忧伤，那些委屈，那些泪水，那些倔强……都已尘埃落定，即便还在空中飘舞的、一时之间难以释怀的人间诸事也将会尘埃落定，如落叶一样，静美安恬地回归大地，正是尘归尘，土归土。

在一本书中读到关于朱光潜先生和落叶的故事。那是他在四川乐山教书时，秋深时节，学生到他的小院看望

他，地上积着厚厚的落叶，走上去飒飒地响。有个学生就拿起门旁的扫帚要帮老师扫落叶，朱光潜先生立刻阻止了，说他等了好久才存了这么多层落叶，晚上在书房看书，可以听见雨落下来，风卷起的声音。这个记忆，比读许多秋天境界的诗更为生动、深刻。

这本书的作者又写到她一生都把那一院子落叶和雪莱《西风颂》中的意象联想在一起，还有济慈的《秋颂》，让她深感岁月凋零之悲中有美，也深深感念他们对她生命品味的启发。

这就是落叶之美，蕴含着豁达的智慧和宁静洒脱的心态。厚积落叶听雨声，听的是自然之美，听的是诗意，听的是情怀，听的是自己内心的声音，更听的是生命的哲学和格局。

（作者系北京市通州区文学爱好者）

七律诗二首

□汤成强

七十六年国庆咏怀

金秋十月赤旗扬，漫卷山河焕盛光。
沃野茫茫天地阔，城乡处处众生祥。
丹心炽热燃寰宇，血脉深融入浩疆。
世界华人同祝愿，神州赐福永繁昌。

枣庄新中兴理发室感怀

红瓦青砖房屋老，春秋七十历沧桑。
众多巧匠传真技，五朵金花聚彩光。
妙手梳云才艺示，口碑载道美名扬。
门庭若市今还在，后继来人早计长

（作者系枣庄市市中区文学爱好者）

一幅山水画的秋日叙事

□程应峰

风从纸面吹来，带着微凉，也带着墨香。兴之所致，我将一幅山水画卷轴摊在书案上，像摊开一条被岁月折叠的河。绢素已泛黄，却反而把秋色衬得更深——那并非颜料里的赭石、花青、藤黄，而是时间本身在纤维里慢慢浸染出的琥珀光。画没有款识，没有印章，像一段无名的往事，在我与古人之间悄悄递眼色。我凝神细看，生怕惊动栖息在枯枝上的鸟，扰散山间欲张欲驰的雾。

画中的山，不高，却层叠如经年的叹息，一笔一笔，像有情人在灯光下反复摩挲旧信。轮廓用淡墨干笔勾出，渴得发毛，仿佛一碰就会碎成齏粉；再罩一层赭石，石下透出原先的墨，像枯叶下掩盖的苔。山脊上一段留白，不是雪，也不是云，只是让目光歇脚的空椅。我坐上去，便听见远远一声雁唳，那雁不在画面，却在空白里拉出长长的线，把“人”字写在暮空。

雁声未绝，山腰里浮出一片树。树是秋树，叶子掉了一半，剩下一半正在

掉。画家不画叶，只画“掉”：枝条斜拖，枯藤轻颤，点叶用破笔，像谁在半空里捻碎一撮烟灰。灰里忽地跳出一抹朱砂，是一颗柿子，灯笼似的，照得四下都暗了。柿子下藏一座茅亭，柱斜顶秃，似在弯腰捡落叶。亭中人却坐得笔直，青衫一角被风掀起，像不肯随季节合拢的旗。我凑近想看清他的脸，绢面却起云，云把五官抹成一片模糊，只剩衣褶里一道墨线，钩出“孤”字的骨架。

云往下沉，沉到水面。水是秋水，瘦得露出骨，石头的骨，沙的骨，残荷的骨。荷秆折而不倒，折处垂一滴墨，像不肯落下的泪。水下有荇，三笔两点，是鱼背划出的省略号，省略了夏夜所有的蛙声与萤火。远处漂来一页扁舟，无桅无缝，只载一瓮菊花酒。舟子披蓑，不钓江鱼，却钓水里那枚落日。落日被水纹揉碎，碎成千万枚铜镜，每片镜里都住一个黄昏。我伸手想捞，指尖触到绢素，惊觉那是墨晕，凉得透骨。

酒若可饮，我亦当醉。于是循着菊香，沿石径上溯。石径被苔绣得发滑，

像一条被岁月磨光的铜镜背面。镜里嵌人影，却不是我，是千年前的那个人：广袖儒冠，负手行吟，袖角沾白露。他忽止步，俯身拾一枚石，石有纹，纹如破晓。他抬手把石抛向空中——画面在此竟微微凸起，似要破绢而出。我听见“噗”地一声轻响，石落进我胸口，成为第三根肋骨，于是，我的呼吸里带一点石腥，也带一点秋寒。

再往上，山脊忽然断了，断处一架枯桥，用两笔焦墨搭成，细若发丝。桥那头，无人，只一株银杏，满身金箔，在风里翻得哗哗作响。响声不是声音，是颜色，是千万枚小太阳相撞，溅出的碎屑。碎屑落在桥下，桥下是万丈深渊，却用留白表示。我俯身，看见自己的脸浮在那片空白里，像一面未擦的镜子，只剩雾气的轮廓。我了然：深渊不是深，是空，空到连坠落都失去意义，于是恐惧也轻轻放下。

银杏叶掉，掉得极慢，每一片都是一次小型日落。叶背有虫蚀的孔，孔如星图，对应着被遗忘的王朝。我伸手接住一枚，叶脉在掌心凸起，像一张缩微的山水——山有瀑，瀑下有舟，舟中人

持伞，伞上题“听雨”二字。我欲展伞，叶却碎成粉，从指缝流走。于是听见“听雨”二字落在纸上，沙沙声响，极像小时候外婆把新炒的茶倒进竹筛。那声音一过，整座山便老了，老成一张薄纸，风一吹就吱吱作响。

抬起头，发现画外已暮色四合。窗棂上，最后一缕夕照像退潮，慢慢退出绢素，退出我的瞳孔。画里的山、水、亭、舟、人，也随之暗下去，却并不消失，只是退到墨的背面，像演员隐入幕后，仍提着那口气，等锣鼓再响。我舍不得卷拢，怕一收，就把他们所死在折痕里。可风愈大，案头纸发出哗啦声，它提醒我：再美的秋天也有合卷的时候。

窗外，夜风正紧，城市灯火以另一种颜料，涂满玻璃。我低头，见袖口沾着极淡的墨，像偷来的一小段山水。我知道，那山仍在我的思绪里继续落叶，那水仍在我的血管里瘦下去，那枚柿子仍悬在心跳的枝头，像一盏不肯熄灭的灯。

（作者系湖北省咸宁市文学爱好者）

古城秋行（三首）

□孤月

（一）

又到秋季叶渐黄，
荷香战地访友忙。
滔滔千里运河水，
货船穿梭有序航。

（二）

英雄台庄天下名，
气爽万里又成行。
心驰神往共赴之，
赏景碰杯一席情。

（三）

千帆竞发万年闹，
百舸争流腾水花。
运河新秀溯流去，
京杭集号又出发。

（作者系枣庄市市中区文学爱好者）

公益广告

人人讲安全 个个会应急 着力提升基层防灾避险能力



拥抱绿色生活

共享美好未来